避暑錄話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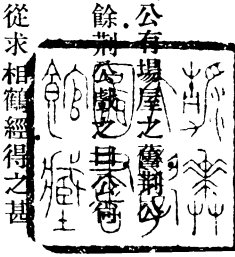
避暑錄話

（二）

葉夢得撰

避暑錄話卷下

程光祿師孟吳下人樂易純質喜爲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改吳語與王荊公有場屋之舊荊公頗喜之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洪州致仕歸吳過荊公蔣山留數日時已年七十餘荊公戲之曰公得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荊公大笑知其無隱情也



元豐間道士陳景元博識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夫樂從之游身短小而傴師孟嘗從求相鶴經得之甚喜作詩親攜往謝末云收得一般瀟洒物龜形人送鶴書來徐舉首自操吳音吟諷之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能禁時王侍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覺失聲幾仆地

柳永字耆卿爲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爲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于世于是聲傳一時初舉進士登科爲睦州掾舊初任官薦舉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將知其名與監司連薦之物議喧然及代還至銓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調自是詔初任官須滿考乃得薦舉自永始永初爲上元辭有樂府兩籍神僊梨園四部絃管之句傳禁中多稱之後因秋晚張樂有使作醉蓬萊辭以獻語不稱旨仁宗亦疑有欲爲之地者因置不問永亦善爲他文辭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爲己累後改名三變而終不能救擇術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明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永終屯田員外郎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爲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爲出錢葬之

秦觀少游亦善爲樂府語。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元豐間盛行于淮楚。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本隋煬帝詩也。少游取以爲滿庭芳辭。而首言山抹微雲。天黏衰草。尤爲當時所傳。蘇子瞻于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陣子語也。

富鄭公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道除知鄆州。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白爲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于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變。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余舊有模本。今亡之。不復見。

裴休得道于黃檗圓覺經等諸序文。皆深入佛理。雖爲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爲言者佛也。李翺復性書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說文之。晚見藥山。疑有與契。而爲佛者不道。以其爲言者儒也。此道豈有二。以儒言之則爲儒。以佛言之則爲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聞。必取之佛。故不可行于天下。所以紛然交相詆。卒莫了脫其實也。韓退之答孟簡書。論大顛。以爲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胸中無隔礙。果爾、安得更別有佛法。是自在其說中而不悟。退之原性不逮李

翺復性書遠甚蓋別而爲二。必有知者。然後信之。李翺作復性書時年二十九。猶未見藥山也。然求于吾儒者。皆與當時佛者之言無二。故自言志于道者四年。則其學之久矣。然無一言近佛。而猶二十九與老莊並列。蓋以世方力詆其說。不可與之爭。亦不必爭故爾。吾謂唐人善學佛而能不失其爲儒者。無如翺若王縉、杜鴻漸、以宰相傾心爲佛事。蓋本于因果報應之說。猶有意徼幸以求福。乃其流之下概。而王摩詰、白樂天爲佛則可矣。而非儒也。是召干戈而求不鬬。雖欲使退之不作。可乎。孟簡反欲乘其間而屈之。亦陋矣。復性書上篇。儒與佛者之常言也。其中篇以齋戒其心爲未離乎靜。知本無有思。則動靜皆離。視聽昭昭。不起于聞見。而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此吾儒所未嘗言。非自佛發之乎。末篇論烏獸蟲魚之類。謂受形一氣。一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使人知年非深長而身爲難得。則今釋氏所謂人身難得無常迅速之二言也。翺言之何傷。而必欲操釋語以誨人。宜其從之者既不自覺。而詆之者亦不悟其學之所同也。

宋武帝與殷仲文論音樂云。正恐解則好之。此言極有味也。世之好飲者必能飲。好弈者必能弈。未有不知酒味而強飲。未嘗學弈而自喜爲弈。凡事皆然。欲求簡靜安閑。莫若初無所解。解而好。非有大勇。不能絕也。吾少不幸。溺于多聞而喜窮理。每一事未曉。夜不能安枕。反覆推研。必欲極其至而後止。于是世間事多得曲折。中歲恐流于多事。始翻然大悔。一切掃除。願爲土木偶人。苟一念暫起。似有分別起滅。即力止之。若觸芒刃。若陷機穽。數十年來。此境稍熟。覺心內心外。眞若無物。所未能遽去者。唯此數

百卷書爾。更期以年歲。當盡棄之。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反無知難。使吾不早悟。蔽其所知而不返。雖欲求此須臾之適。其可得哉。

張安道與歐文忠素不相能。慶歷初。杜祁公、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爲。文忠爲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爲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爲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爲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爲嫌也。乃爲作書辦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卽極力推譽。天下于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敢有纖毫輕重于其間也。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于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于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酬二百金。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于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卽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卽巾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既未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耳。

建中靖國初有前輿紹聖共政者欲反其類首建議盡召元祐諸流人還朝以爲身謀未幾元祐諸人並集不肯爲之用則復逐之而更召所反者既至亦惡其翻覆排之尤力其人卒不得安位而去張寰叟時以元祐人先罷居長安里中聞之壁間適有扇架戲題其下曰扇子解招風本要熱時用秋來拄壁間卻被風吹動時余季父仕關中偶至長安見寰叟道其事指壁間詩以爲笑樂

李翺習之論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七者爲勝今吾山所乏者獨深潭老木耳深潭不可無松亦不多得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雖日培之不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許更無有王幼安治第遣人取松栽百餘木種之僅能活一株纔二尺餘視之如嬰兒也乃獨宜柏有伐以爲椽者睢陽近亳有檜而見推重州宅堂前有兩株樛枝者約高二丈餘百年物也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仕四方未嘗兼得今此山乃無不宜種之得法十年間便可合抱惟柏長差比遲爾今環余左右者略有數千株常目松磊落昂藏似孔北海檜深密紆盤似管幼安杉豐腴秀澤似謝安石柏奇峻堅瘦似李元膺吾閑居久賓客益少何幸日得與四君子游耶范文正公嘗謂吾木會有時而老但吾不及見也然習之記虎邱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廬山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此五所者極天下之奇觀猶不能備況吾居獨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終不能無累余雖忘此而每見潭水澄澈高木鬱然未嘗不有慕圓證寺大松合抱三十餘株夾道蔽日猶國初時故物石橋合諸澗水道朱氏怡雲閣之前

其深處水面闊四五丈。張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之圃。噴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廬不滿三里。自可爲吾之別館。但寺僧不好事。比歲松有伐而薪者。當祝使善護持之。朱氏子約今年田熟作草堂三間泉上。暇日時往來。則習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得矣。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爲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顧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唐人房喬、裴度優于德量。宋璟、張九齡優于氣節。魏鄭公、陸贄優于學術。姚崇、李德裕優于材能。姚崇蔽于權數。德裕溺于愛憎。則所勝者爲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爾。

曾從叔祖司空道卿。慶歷中受知仁祖。爲翰林學士。遂欲大用。會宋元憲爲相。同年素厚善。或以爲言。乃與元憲俱罷。然仁宗欲用之意未衰也。再入爲三司使。而陳恭公尤不喜。適以憂去。免喪不召。就除知澶州。風節凜然。吾大觀中亦忝入翰林。因面謝略敍陳。太上皇聞之喜曰。前此兄弟同時迭爲學士者有矣。未有宗族相繼于數世之後。不唯朝廷得人。亦可爲卿一門盛事。吾頓首謝。今之叨冒。仁宗不得盡施于司空者。吾又兼得之。而略無前人報國之一二。每懷眷遇。未嘗不流涕也。

叔祖度支。諱溫叟。與子瞻同年。議論每不相下。元祐末。子瞻守杭州。公爲轉運使浙西。適大水災傷。子瞻

銳于賑濟而告之者或施予不能無濫且以杭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卽親行部一皆閱實更爲條畫上聞朝廷主公議會出度牒數百付轉運司易米給民杭州遂欲取其半公曰使者與郡守職不同公有志天下何用私其州而使吾不得行其職卒視它州災傷重輕分與之子瞻怒甚上章詆公甚力廷議不以爲直乃召公還爲主客郎中子瞻之志固美雖傷于濫不害爲仁而公之守不苟其官亦人所難見前輩居官無不欲自行其志也

仁廟初卽位秋宴百戲有緣撞竿者忽墜地碎其首死上惻然憐之命以金帛厚賜其家且詔自是撞竿減去三之一晏元獻作詩紀之曰君王特軫推溝念詔截危竿橫賜錢余往在從班侍燕時見百戲撞竿纔二丈餘與外間絕不同一老中貴人爲余言後閱元獻詩果見之廟號稱仁信哉

祖宗澶淵未修好以前志在取燕未嘗不經營故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皆曰如獲燕王頭宣和末北方用師其大酋夔離不嘗王燕爲邊害朝論必欲取之未幾大將乃捕斬夔離不函其首以獻詔藏之太社頭庫天下皆上表賀而其實非也士大夫爲慶者每相視笑曰遂獲燕王頭耶

和尙置梳篦亦俚語言必無用也崇寧中間改僧爲德士皆加冠巾蔡魯公不以爲然嘗爭之不勝翌日有冠者數十人詣公謝髮旣未有皆爲髢髻以簪其冠公戲之曰今當遂梳篦乎不覺哄堂大笑冠有墜地者

崇寧二年霍侍郎端友牓吾爲省試點檢官安樞密處厚爲主文與先君善一見以子弟待吾處厚前坐

紹聖間從官放歸田里。至是以兵部尙書召還朝。嘗中夜召吾語。因曰。吾更禍重矣。將何以善後。吾曰。公不聞藺相如廉頗、郭汾陽李臨淮張保皐鄭年事乎。縉紳之禍。連結不解。非特各敝其身。國亦敝矣。公但能一切忘舊怨。以李文饒爲戒。禍何從及。處厚意動。矍然起執吾手步庭下。時正月望夜。月正中。仰視星斗燦然。以手指天曰。此實吾心。因問此六人大略。曰。四人者吾知之。獨不記保皐與年爲何事。吾言杜牧之所書新史略載之矣。還坐室中取唐書檢視久之。曰。吾未有策題。便當著此以信吾志。遂論六人以策進士。

佛氏論持律。以隔牆聞釵釧聲爲破戒。人疑之久矣。蘇子由爲之說曰。聞而心不動。非破戒。心動爲破戒。子由蓋自謂深于佛者。而言之陋如此。何也。夫淫坊酒肆。皆是道場。內外牆壁。初誰限隔。此土本何所在。今見有牆爲隔。是一重公案。知聲爲釵釧。是一重公案。尙問心動不動乎。吳僧淨端者。行解通脫。人以爲散聖。章丞相子厚聞。召之飯。而子厚自食葷。執事者誤以饅頭爲餕餡置端前。端得之食。自如。子厚得餕餡。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公何爲食饅頭。端徐取視曰。乃饅頭耶。怪餕餡乃許甜。吾謂此僧眞持戒者也。

吾素不能琴。然心好之。少時嘗從信州道士吳自然授指法。亦能爲一兩弄。怠而棄去。然自是每聞善琴者。彈雖不盡解。未嘗不喜也。大觀末。道泗州。遇廬山崔閑。相與游南山十餘日。閑蓋善琴者。每坐玻瓈泉上。使彈。終日不倦。泉聲不甚悍激。涓涓淙潺。與琴聲相亂。吾意此卽天籟也。閑所彈更三十餘曲。曰

公能各爲我爲辭使我它日持歸廬山時倚琴而歌亦足爲千載盛事意欣然許之閑乃略用平側四聲分均爲句以授余琴有指法而無其譜閑蓋強爲之吾時了了略解既嬾不復作今蓋忘之矣去年徐度忽得江外招隱一曲以王琚舊辭增損而足成之雖無彈者可歌成聲遇吾意時當稍依此自爲一篇以終閑志也

眞誥載萼綠華事細考之近今之紫姑神晉人好奇稍緣飾之爾紫姑神止爲詩文自託于仙不與人相接而萼綠華事乃近褻豈有眞仙若此哉或曰釋氏至四禪天乃無欲自三禪而下皆未免于欲萼綠華蓋未離乎欲界者也亦不然所謂界者豈眞與世人同僅有偶而已後世並緣遂肆爲瀆慢高眞之言無所不至流俗爭信之唐人至有爲后土夫人傳者今所在多有爲后土夫人祠而揚州尤盛皆塑爲婦人像流俗之謬妄如此亦起于西漢所謂神嫗者謂小孤爲姑何足怪哉后土夫人蓋以譏武后然託論亦不當如此也

毒熱連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自爲勝處亦覺相薰灼忽自訝曰冰蠶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爲苦樂耶一念纔萌顧堂室內外或陰或日皆成清涼國土戲以語羣兒皆莫知答翌日忽大雨震電暴風驟至坐間草木掀舞池水震蕩羣兒欣然皆以爲快因問遂若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快者將又戚然矣自吾之視羣兒固可笑然吾行于世且半生幾何不爲羣兒得無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自不能言其義。夷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蓋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訛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摩。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之饌，伊蒲塞即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蓋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尙訛，況于語乎。

唐書李絳傳載論罷吐突承璀請撰安南寺聖德碑事，云憲宗命百牛倒石。此事出唐舊史，歐文忠遂謂古碑先立而後書。余家有李絳論事，載此甚詳，云承璀先立碑堂，并碑石大小淮華嶽碑，不言已立碑也。絳既論，帝報云已不令建立，碑樓便遣拽倒，乃記承璀奏樓功績大，請緩拆。帝遣百牛倒之，則所倒乃碑樓，非碑石也。新史乃承舊史之誤爾。凡書要以便事，何爲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絳伏奏愈切，乃悟而集本是奏疏從中報可，無怒事，尤見其妄。

列子書稱子列子，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劉禹錫自作傳稱子劉子，不可解。意是誤讀列子。

天下眞理日見于前，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但人役于外，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靜者乃能得之。余少常與方士論養生，因及子午氣升降，累數百言，猶有祕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榮在旁笑曰，此何難，吾常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於腹中，如飢飽有常節。吾豈知許事乎，惟心內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凡寒暑燥溼有犯于外而欲爲疾者，亦未嘗悠然不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知其不誣也。在山居久，見老農候雨暘，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常早起，每

旦必步戶門。往往憧僕皆未興。其中旣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爲陰爲晴爲風爲霜爲寒爲溫。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吾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靜、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況理之至者乎。

宣和間。內府尙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于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直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塚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吳珏爲光州固始令。先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而以僻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旣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數十器。尙三代物。後余中表繼爲守。聞之。微用其法。亦得十餘器。乃知此類在世間未見者尙多也。范之才爲湖北察訪。有紿言澤中有鼎。不知其大小。而耳見于外。其間可過六七歲小兒。亟以上聞。詔本部使者發民掘之。凡境內陂澤悉乾之。掘數十丈。訖無有。之才尋見譴。

慶歷中。西方用師。一委韓公、范文正公。皆爲招討副使。未幾。韓公以任福敗好水。左遷秦州。文正擅報元昊書。遷耀州。皆奪使事。蓋居中有樂之者。仁宗憂邊事無所付。且未決二公去留。王文安公堯臣時爲翰林學士。乃以爲陝西體量安撫使。當權者意欲使附己。排二公。公具言二公方爲夷狄所畏。忠勇無比。將禦外敵。非二人不可。具辨任福敗不緣帥。皆請還之。併薦其麾下狄青、种師道等二十餘人可爲大將。議與當權者忤。盡格不行。會公言涇原賊所由入。他日必自是窺關中。請益兵預備。亦不行。而明

年葛懷敏之敗正自涇原仁宗始悟復行公策而還二公訖降元昊議者謂保全關輔雖韓范之功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

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爲研端溪石雖後出未甚貴于世蓋晉宋間善書者初未留意于研往往但以器貯墨汁故有以銅鐵爲之者意不在磨墨也長安李士衡觀察家藏一端研當時以爲寶下有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甫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卽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驚嘆李氏研遂不敢復出非原甫精博固無與辨然李氏亦非善爲研計者研但論美惡誠可爲寶何必問久近耶近世有言許敬宗研者亦或以其人棄之若論李氏研則許敬宗眞贋亦未可知然好惡之或如此彼爲研者美惡自若初何預知而或以有年而貴或以人而廢重可笑也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實無及者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爲大環以纏龍爲之而其首類鳥人莫有識者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又有獲玉印遺之者其文曰周惡夫印公曰此漢侯印尙存于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始大服因疑史條侯名遂作惡父之亞音未必然春秋魏有醜夫衞有良夫蓋古人命名皆不擇其美稱亦多有以惡名者安知亞夫不爲惡夫也

韓丞相玉汝家藏王莽時銅枓一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云。大官乘輿十凍銅枓。重三觔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閎掾臣岑掌旁丞相宏令丞相第二十六枓食器。正今之杓也。史記趙世家趙襄子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以枓擊殺之。是已凍周官音鍊。據漢書。莽改始建國六年爲天鳳六年。而不言其因。今天鳳上猶冒始建國。蓋通爲一稱。未嘗去舊號。上戊、莽所作歷名。莽自以爲土德王。故云宣和間公卿家所藏漢器雜出。余多見之。唯此器獨見于韓氏。

國朝監察御史皆用三丞以上嘗再任通判人。有闕。則中丞與翰林學士知雜迭舉二人。從中點一人。除。宰相不與也。韓公爲中丞。以難于中選。乃請舉京官以爲裏行。遂薦王觀文、陶治平。初、御史缺。臺臣如故事以名上。英宗皆不用。內批自除二人。范堯夫以江東轉運判官爲殿中侍御史。呂微仲以三司鹽鐵判官爲監察御史裏行。得人之效。乃見于再世二十年之後。古未有也。

唐制誥以掌進畫翰林學士。初但爲文辭。不專詔命。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爲之。班次各視其官。亦無定員。故學士入皆試五題。麻詔勑詩賦。而舍人不試。蓋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學士未滿一年。猶未得爲知制誥。不與爲文。歲滿遷知制誥。然後始並直。本朝既重學士之選。率自知制誥遷。故不試而知制誥。始亦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正公沆及宋湜王化基爲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始中書並召。試制誥二首。遂爲故事。其後梁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試而用。歐陽文忠公記唯公與楊文公、

陳文忠公三人者誤也。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學士。既老。頗爲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以紅羅裹之。至今蜀人工爲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廚大燕設爲第一。

吳正肅公肯罷政事。守蔡州。嘗即州宅爲容齋。自序其意。以爲上爲天子所容。中爲十大夫所容。下爲吏民所容。又謂知足而心虛曠。然後能容。達生以爲寓。則無往而不容。且作詩著之。余爲蔡守時。已不復存。物色其處。西北隅僅有屋四楹。深不滿三丈。手可及檐。意以爲是。乃稍修葺之。不敢加其舊。以見公之志。遣人洛中求公集。得所作詩。因刻之壁間。高賢遺迹。世不多有。況公之名德風節。相去未百年。而來者曾不經意。況求其所用心也哉。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卒陷之。屠其城。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物理不可解。佛豈爲是也哉。以五行傳推之。近土失其性也。余在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卻。若俯而就人者數日。士人方駭。既而火作。蓋幾邕州之異也。

本朝大樂。循用王朴舊律。大抵失于太高。其聲嘵殺而哀。太祖時。和峴既下一律。景祐中。李照校古製。以

爲高五格又請下其三樂成反低人不以爲然廢不用皇祐初阮逸胡瑗再定比和峴止下一律議者亦不爲善也燕樂例亦高歌者每苦其難繼而未有知之者熙寧末教坊副使苑日新始獻言謂方響尤甚與絲竹不協乃使更造方響以準諸音于是第降一律訖後用之至崇寧云

大樂舊無匏土二音笙竽但如今世俗所用笙以木刻其本而不用匏塤亦木爲之是八音而爲木者三也元豐末范蜀公獻樂書以爲言而未及行至崇寧更定大樂始具之舊又無篪至是亦備雖燕樂皆行用

國朝館職制科及進士第一人試用既有常法餘皆以大臣薦其所知而無定制制科既改用策論而進士第一人與大臣所薦猶循用詩賦治平末英宗患人材少始詔宰相參知政事各舉五人時韓魏公曾魯公爲宰相歐文忠趙康靖公爲參政共薦二十人未及召試而神宗卽位乃先擇其半與府界提點陳子東奏事稱旨特命附試者十一人皆入館吳申爲御史言詩賦不足得士請自是雜以經史時務試論策乃命龍詩賦試以策論二道然終神宗之世未嘗行蓋自更官制在內者與職事官雜除在外賞勞以爲貼職者但以爲寵也元祐初舉行治平故事而通命知樞密院與同知亦薦遂用熙寧之令試策一道紹聖後不復行四十年間唯治平元祐兩見而已蓋必欲得材而愼其選自不能數也

世言不服藥勝中醫此語雖不可通行然疾無甚苦與其爲庸醫妄投藥反敗之不得爲無益也吾閱是多矣其次有好服食不量己所宜但見他人得效從而試之亦或無益而反有害魏晉間尙服寒食散

通謂之服散。此有數方。孫眞人並載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謐服之。遂爲廢人。自言性與之忤。違錯節度。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甚至悲恚欲自殺。此豈可不愼哉。王子敬有帖云。服散發者亦是數見。言服者而不聞有甚利。其爲害之甚。乃有如謐。此好服食之弊也。吾少不多服藥。中歲以後。或有勸之少留意者。往旣不耐煩。過江後亦復難得藥材。每記素問勞佚有常飮食有節八言。似勝服藥也。

韓退之孔戡墓誌言古之老于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謂戡爲無是。欲留之。此姑爲說以留戡可也。若必待此而後可去。豈善爲戡計者耶。戡時年七十三。歸不及歲而卒。如退之所云。閭井田宅親戚。誰且無之。顧不必盡求備。能如戡毅然剛決。固已晚矣。若又不能。是終不可去乎。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與魏文帝牋曰。南陽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爲美談也。

阮裕爲臨海太守。召爲祕書監。不就。復爲東陽太守。再召爲侍中。又不就。遂還剡中以老。或問裕屢辭聘召而宰二郡。何耶。曰。非敢爲高。吾少無宦情。兼拙于人間。旣不能躬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爾。人情千載不遠。吾自大觀後。叨冒已多。未嘗不懷歸。而家舊無百畝田。不得已猶爲汝南許昌二郡。正以不能無資如裕所云。旣罷許昌。俸廩之餘。粗可經營了伏臘。卽不敢更懷軒冕之意。今衣食不至乏絕。則二郡之賜也。但吾歸而復出。所得又愈于前。則不能無愧于裕。

楚州紫極宮有小軒。人未嘗至。一日忽壁間題詩一絕云。宮門閑一入。獨凭闌干立。終日不逢人。朱頂鶴聲急。相傳以爲呂洞賓也。余嘗見之。字無異處。亦已半剝去。土人有危疾。刲其黑服。如黍粟皆愈。近世有孫賣魚者。初以捕魚爲業。忽棄之而發狂。人始未之重。稍言災福。無不驗者。遂爭信之。晝往來人家。終日不停足。夜則宿于紫極宮。災福亦不可問。或謬發于語言。或書于屋壁。或笑或哭。皆不可測。久而推其故。皆有爲也。宣和末。嘗召至京師。狂言自若。或傳其語有譏切者。罷歸。固與當時流輩異矣。兵興不知所終。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婢妾。皆治于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己。然亦未有不累于妻孥者。吾欲使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于吾亦一佐也。前輩嚴于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張湛授范寧曰。痛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視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于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亦且延年。此雖戲言。然治目實無踰此六者。吾目昏已四年。自去年尤甚。而今夏復加之。赤眚。此六物訖不能兼用。故雖雜服他藥。幾月猶未平。因省平生所用目力。當數十倍他人。安得不弊。豈草木之味自外至者所能復補。湛歷數白陽里子、東門伯、左邱明、杜子夏、鄭康成、高唐隆、左

太冲、七人嘲之。陽里子、東門伯、不可知。而邱明以下五人。未有非讀書者。安可不懼。要須盡用其方。不復加減。乃有驗也。

杜牧作李戡墓誌。載戡詆元白詩語。所謂非莊人雅士所爲。淫言媟語。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論。如樂天諷諫閑適之辭。可概謂淫言媟語耶。戡不知何人。而牧稱之過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揚予奪。而人輒信之類爾。觀牧詩織豔淫媟。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書取爲牧語。論樂天傳。以爲救失不得不然。蓋過矣。牧記戡母夢有偉男子持雙兒授之。云予孔邱、以是與爾。及生戡。因字之天授。晁無咎每舉以爲戲曰。孔夫子乃爲人作九子母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詭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時初喜畫馬。曹韓以來。未有比也。曹輔爲太僕少卿。太僕視他卿寺有廨舍。國馬皆在其中。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有不暇與客語者。法雲圓通秀禪師爲言。衆生流浪轉徙。皆自積劫習氣中來。今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伯時懼。乃教之使爲佛像以變其意。于是深得吳道子用筆意。晚作華嚴經八十卷變相。李冲元書。其文備極工妙。不及終而以末疾廢。重自太息。既不能復畫。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畫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貴。宣和間。其畫幾與吳生等。有持其一二紙取美官者踵相繼。而伯時無恙時。但諸名士鑒賞得好詩數十篇爾。

杜牧記劉昌守寧陵。斬孤甥張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以理推。未嘗以李希烈傳考之也。希烈圍寧陵時。守將高彥昭、昌乃其副。賊坎城欲登。昌蓋欲引去。從劉元佐請兵。出不意以擣賊。彥昭誓于衆曰。中丞

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將。得失在生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民盡矣。于是士皆感泣請留。昌大慙。則全寧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計劉元佐間能拒守。當在彥昭、不在昌也。牧好其意。欲造作語言。爲文字故不復審虛實。希烈圍寧陵四十日而謂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敗希烈。而云韓晉公以強弩三千。希烈解圍。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彥昭不得立傳。計是官不至甚顯而死。故昌得以爲名。趙充國云。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昌爲將固多殺。正使有之。猶不足爲法。況未必有。聊爲辨正。以信史氏之說。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眞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爲行見眞書。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爲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辨。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焉。久之乃稍盡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爲人。二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謂文孝謹于治身。秋毫不敢越繩墨。自應不解作草字。祁公雖剛方清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而解。則疏通變化。意之所鄉。發于書者宜亦似之也。

唐僧能書者三人。智永、懷素、高閑也。智永書全守逸少家法。一畫不敢小出入。千文之外。見于世者亦無他書。相傳有八百本。余所聞存于士大夫家者尙七八本。親見其一于章申公之子擇處。逸少書至獻之而小變。父子自不相襲。唐太宗貶之太過。所以惟藏逸少書。不及獻之。智永眞蹟。深穩精遠。不如世間石本用筆太礙也。懷素但傳草書。雖自謂恨不識張長史。而未嘗秋毫規模長史。乃知萬事必得之

于心。但人則不能並立矣。章申公家亦有懷素千文。在其子授處。今二家各藏其半。惜不得爲全物也。高閑書絕不多見。惟錢彥遠家有其寫史書當愼其遺脫八字。如掌大神彩超逸。自爲一家。蓋得韓退之序。故名益重爾。

葉源、余同年生。自言熙寧初徐振甫牓已赴省試。時前取上舍優等久矣。省中策問交趾事。茫然莫知本末。或告以見馬援傳者。亟錄其語用之而不及詳。乃誤以援爲愿。遂被黜。方新學初。何嘗禁人讀史而學者自爾。源言之亦自以爲不然。故更二十年始得第。崇寧立三舍法。雖崇經術。亦未嘗廢史。而學校爲之師長者。本自其間出。自知非所學。亦幸時好以唱其徒。故凡言史皆力詆之。尹天民爲南京教授。至之日。悉取史記而下至歐陽文忠集焚講堂下。物論喧然。未幾。天民以言章罷。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爲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爲御史。承望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爲科禁。故事。進士聞喜燕例賜詩以爲寵。自何丞相文縝牓後。遂不復賜。易詔書以示訓戒。何丞相伯通適領修勅令。因爲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詩遂盛行于宣和之末。伯通無恙時。或問初設刑名。將何所施。伯通無以對。曰。非謂此詩。恐作律賦省題詩害經術爾。而當時實未有習之者也。

吳門下喜論杜子美詩。每對客未嘗不言。紹聖間爲戶部尚書。葉濤致遠爲中書舍人。待漏院每從官晨

集多未厭于睡往往卽坐倚壁假寐不復交談惟吳至則強之與論杜詩不已人以爲苦致遠輒遷坐于門外檐次一日忽大雨飄灑同列呼之不至問其故曰怕老杜詩梁中書子美亦喜言杜詩余爲中書舍人時梁正在本省每同列相與白事坐未定卽首誦杜詩評議鋒出語不得間往往迫上馬不及白而退每令書史取其詩藁示客有不解意以錄本至者必瞑目怒叱曰何不將我眞本來故近歲謂杜詩人所共愛而二公知之尤深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論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鬬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蓋當時文體云然胥翰林假亦由是知之文章之弊非公一變孰能遽革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張正素云慶歷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與歐公之論何異亦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唐初以明經進士二科取士初不甚相遠皆帖經文而試時務策但明經帖文通而後口問大義進士所主在策道數加于明經以帖經副之爾永隆後進士始先試雜文二篇初無定名唐書自不記詩賦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

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篤厚尊事耆老來爲守者多前輩名人亦能因其習俗以成美意舊通衢皆立表揭爲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因之以著元參政厚之居名衮繡坊富祕監嚴居名

德壽坊。蔣密學堂居嘗產芝草。名靈芝坊。范侍御師道居名豸冠坊。盧龍岡秉居奉其親八十餘。名德慶坊。朱光祿□居有園池。號樂圃。名樂圃坊。臨流亭館。以待賓客舟航者。亦或因其人相近爲名。褒德亭、以德壽富氏也。旌隱亭、以靈芝蔣氏也。蔣公蓋自名其宅前河爲招隱溪。來者亦不復敢輒據。此風惟吾邦見之。他處未必皆然也。

李公武尚太宗獻穆公主。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賜上字遵。好學。從楊大年作詩。以師禮事之。死爲制服。士大夫以此推重。私第爲問燕會賢二堂。一時名公卿皆從之游。卒謚和文。外戚未有得文謚者。人不以爲過。其後李用和之子瑋。復尚眞宗福康公主。故世目公武爲老李駙馬。所居爲諸主第一。其東得隙地百餘畝。悉疏爲池。力求異石名木。參列左右。號靜淵莊。俗言李家東莊者也。宣和間。木皆合抱。都城所無有。其家以歸有司。改爲擷芳園。後寧德皇后徙居。號寧德坊。

李公武既以文詞見稱諸公間。楊大年嘗爲序其詩。爲開燕集二十卷。柴宗慶亦尚太宗魯國公主。貪鄙麤暴。聞公武有集。亦自爲詩。招致舉子無成者相與酬唱。舉子利其餘食。爭言可與公武並馳。眞宗東封。亦嘗獻詩。強大年使爲之序。大年不得已爲之。遂亦自名其詩爲平陽登庸二集。鏤板以遺人。傳者皆以爲笑。

莊子言。蹈水有道。曰與濟俱入。與汩偕出。郭象以爲磨翁而旋入者、濟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今人言汩沒。當是浮沉之意。

太宗敦奬儒術。初除張參政洎錢樞密若水爲翰林學士。喜以爲得人。喻輔臣云。學士清切之職。朕恨不得爲之。唐故事。學士禮上。例弄獼猴戲。不知何意。國初久廢不講。至是乃使勑設日舉行。而易以教坊雜手伎。後遂以爲例。而余爲學士時。但移開封府呼市人。教坊不復用矣。既在禁中。亦不敢多致。但以一二伎充數爾。大觀末。余奉詔重修翰林志。嘗備錄本末。會余罷。書不克成。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羈旅于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致寺中。爲鑿山巖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爲廷試第一。是時太宗初興趙韓王議。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而志在幽燕。試訓練將賦。文穆辭既雄麗。唱名復見容貌偉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爲參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肆業。富韓公爲作記云。

呂文穆公既登第。攜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賈直孺母少亦爲其父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請奉其出母而歸。與其後母並處。既貴。二母猶無恙。並封二人。皆廷試第一。雖爲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處之各盡人情。爲難能也。

唐書李藩傳記筆滅密詔王鍔兼宰相事。會要崔氏論史官之失。其說甚明。而新史猶載之。豈未嘗見崔所論耶。然卽本傳考之。藩爲相既被密旨。有不可。封還可也。何用更滅其字。自可見其誤矣。給事中批勑事亦非是。唐制。給事中詔勑有不便。得塗竄奏還。謂之塗歸。此乃其職事。何爲吏驚請聯他紙。藩名臣。二事尤偉。而皆不然。成人之美者固所不惜。但事當覈實爾。吾謂此本出批勑一事。蓋雖有故事。前

未有能舉其職者。至藩行之吏所以驚。後之美藩者。因加以聯紙之言。又益而爲王鍔事。不知適爲藩累也。據王鍔傳。自河東節度使加平章事。會要以爲元和五年正藩爲相時。大抵新史自相抵牾類如此。

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爲階官。此沿襲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云。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蓋謂此也。顏師古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此但據師古當時所見爾。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則有綬。魏晉後既無佩印之法。唐爲此名。固已非矣。而品又在光祿大夫之下。漢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本以掌宮門爲職。初非所貴重。何以是爲升降乎。古今名號沿革顛倒錯忤。蓋不勝言。獨怪元豐官制。諸儒考核古今甚詳。亦循而弗悟。故遂爲階官之冠。

漢書李陵傳言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孟康注以酒教爲媒。麴爲蘖。師古引齊人名麴餅爲媒。謂若釀成其罪者。宋景文公好造語。唐新史記程元振惡李光弼。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別有據耶。抑以意自爲也。春秋外傳有云。蝎譖焉避之者。蝎音遏。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謂取諸此。然亦奇矣。舊說崔愼爲丸棺寺僧。後身崔愼由爲浙西觀察使時所生。故七歲猶未食肉。忽有僧見之。摑其口曰。既要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葷。凡世間富貴人。多自修行失念中來。或世緣未絕。有必償之。不可逃者。房次律爲永禪師後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爲。略無修行之證。何但官爵一念失差也。往在丹

徒。常記與葉致遠會甘露寺。坐間有舉此事者。致遠時有所懷。忽忿然作色曰。吾謂僧亦未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執之十字路口。痛與百棚方爲快意。聞者絕倒。

國初州郡貢士猶未限數目。太宗始有意廣收文士。于是爲守者率以多士爲貴。淳化三年。試禮部遂幾二萬人。自後未有如是盛者。時錢樞密若水知舉。廷試取三百五十三人。孫何爲第一。而丁晉公、王冀公、張鄧公三宰相在其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性關。學于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梨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稱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呂許公初薦富韓公使敵晏元獻爲樞密使。富公不以嫌辭。晏公不以親避。愛憎議論之際。卒無秋毫窺其間者。其直道自信不疑。誠難能也。及使還。連除資政殿學士。富公始以死辭不拜。雖義固當然。其志亦有在矣。未幾。晏公爲相。富公同除樞密副使。晏公方力陳求去。不肯並立。仁宗不可。遂同處二府。前蓋未有比也。

張司空齊賢初被遇太宗。驟至簽書樞密院。會北伐契丹。代州正當敵衝。而楊繼業戰歿。帝憂甚。求守之者。齊賢自請行。既至。果大敗敵衆。時母晉國夫人孫氏。年八十餘。尚無恙。帝數召至宮中。眷禮甚厚。如

家人朝散郎仲咨其曾孫也嘗出帝親禮面賜孫氏一詩示余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見兒榮貴齊賢蓋代州遂入相聖言簡質不爲文飾羣臣安得不盡心乎詩詔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見之者

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六人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龐穎公七十六文潞公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張鄧公仍自相位得謝尤爲可貴

韓建驁暴好殺而重佛教治華州患僧衆龐雜犯者衆欲貸之則不可盡治之則恐傷善類乃擇其徒有道行者使爲僧正以訓治之而擇非其人反私好惡予奪修謹者不得伸犯法者愈無所憚建久之乃悟一日忽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笑然亦適中理

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巒重復徑路隱顯渺然有數百里之勢想見爲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宦官宮女導從略備道旁瓜圃宮女有卽圃採瓜者或諱之爲摘瓜圖而議者疑元稹望雲騅歌有騎騾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爲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爲諸葛孔明服所居深遠者後遂不除然不見他書

歐文忠初以張氏事當權者幸以誣公。亟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爲詔獄。興中貴人雜治。冀以承望風旨。中外謂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無所挽。卒白公無他。當權者大怒。坐責泰州監稅。五年不得調。後治獄者亦不過文致公貸用張氏奩具物及貶爾。安世尋卒于至和間。終廣西轉運使。官既不甚顯。世無知之者。其爲人亦自廉直而敏于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爲墓誌僅載其事。

呂許公在相位。以郊禮特加司空。力辭不拜。既病。歸政事。仁宗眷之猶厚。乃復除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一造朝。有大事及邊機。許宰執就第咨訪。前無是比也。元祐初。晦叔辭位。遂用故事以文潞公平章重事。而晦叔亦拜司空平章事。遂踐世官。尤爲盛事。

禹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荆州者。孟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水。卽吳王僚開以爲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意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爲水渺瀰之狀。不以爲地名。則失之矣。滄浪猶言嶓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曰嶓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亦謂之沇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

桑欽爲水經。載天下水甚詳。而兩浙獨略。浙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爲證爾。山海經三天子都在彭澤。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之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

獨取此一水爲名。余意漸字卽淛字。欽誤分爲二名。酈元注引地理志。淛江出丹陽黟南蠻中者是已。卽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溪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岩會于錢塘。然後南趨于海。然淛江不見于禹貢。以錢塘江爲淛江。始見于秦紀。而衢婺諸水與苕霅兩溪等不見于水經者甚多。豈以小遺之。抑不及知耶。余守錢塘。嘗取兩路山水。證其名實。質諸耆老。頗得其詳。欲使好事類爲一書。以補桑酈之闕。會兵亂不及成也。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云。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邱岡。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者也。今謂之橫山。或疑顓頊都帝邱。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流傳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村。相傳以爲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爲全無據也。越王勾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于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爲夷。豈眞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爲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爲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爲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前皆夷狄耶。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氏以太湖爲震澤而不名三江。意若以北江中江與南江爲三江。在荆州之分。漢沱參流。則別爲三。在揚州之分。因入于海。則合于一。所謂北江者。今丹陽而下錢塘皆是也。孔氏本未嘗至吳。故其解北江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海。不知北江本與震澤相通。以太湖爲

震澤亦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其浸爲五湖。既以具區爲澤藪。則震澤卽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名。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爲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既定爲義。是以言震澤而不言具區。此非吳越之人不知。而先儒皆北人。但據文爲說。宜其顯然失之地里而不悟也。

三江與震澤相通者。或洩震澤而入海。或合震澤而入海。其一爲吳松江。固無疑矣。其二不可名。今青龍華亭崑山常熟皆有江通海。與震澤連。意必在其間。韋昭言浙江浦陽松江者。其安固不待較。而王氏言入者。亦不可爲入海。凡言入于渭入于河。皆由之以往。言其終也。三江既自爲別。水非有所從來。前既未嘗言入于海。不得直言入。烏知入之爲入海。但文適同耳。當如既陂既澤既導既瀦之類。各就其本水言之。既入。若言由地中行也。凡傍海之江皆狹。非大江比。海水兩潮相往來。始至而悍激。則與沙俱至。既退而緩。則留其沙而水獨返。故不過三五歲。既淤浸障塞。水不入于江。則不能通于海。知澤受之而爲害。若江自由地中行。各分而入海。震澤安得有決溢耶。

侯公說項羽事。漢書載本末不甚詳。高祖以口舌遠之。誠難能矣。然世或恨其太寡恩。余家有漢金卿侯

長君碑云諱成字伯盛山陽防人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于鴻溝之阨諡安國君曾孫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元孫霸爲大司徒封於陵侯枝葉繁盛或家河隨或邑山澤然後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唯不用之而已漢初羣臣未有封侯者一時有功皆旋賜之美名號曰君有食邑婁敬封奉春君富貴衣食之蓋所以待君子小人者不以私恩皆高祖所以能取天下也其傳至曾孫而得侯尙高祖之遺意耶後漢侯霸傳河南密人不言爲侯公後但云族父淵元帝時宦者佐石顯等領中書號太常侍霸以其仕爲太子舍人蓋史之闕也漢遺事古書無復可見而偶得于此知藏碑不爲無補也高祖終身不見侯公固善然史不當遂沒其事劉原甫嘗代侯公說項羽辭其文甚美原甫蓋精于西漢者也然吾嘗謂太公呂后在羽軍中二年以兵相逃遂一勝一負略相當高祖泰然示之若不急于太公者廣武之役方數之十罪雖欲烹太公而不顧此豈眞忘其父哉知羽未有勝我之策而我有滅羽之計羽必不敢害太公也及殺龍沮梟塞王欣分韓信彭越黥布以王關東厚撫軍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勢已成羽寡援食盡故以中分天下啖之蓋察其爲人仁柔而貪仁柔則難于輕我貪則利于分天下其謀一定然後遣使一不中而再其于太公殆直取之耳侯公亦會是成功也然苟非其人亦不能成其意此陸賈所以不能而侯公能之也漢初從高祖者又有蕭公薛公樅公史皆失其名知高祖之養士以待緩急之用者非一途也

東漢鄭均致仕章帝賜尙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尙書則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而時有特給者

本朝宰相以三師致仕者。元豐以前惟三人。趙韓王太師、張鄧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豐末。文潞公始以太師繼之。

范蜀公素不飲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而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蜀公未嘗不與。極飲盡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蘗有毒。飲盡歡。少間則必以談禪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乃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斂衽。況學之者耶。意亦將有以曉公。而公終不領。亦可見其篤信自守。不肯奪于外物也。子瞻此書不載于集。

蘇子瞻元豐間赴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徹二物而送以魚。使伺外間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于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得魚鮮送之。不復他物。子瞻大駭。知不免。將以祈哀于上而無以自達。乃作二詩寄子由。祝獄吏致之。蓋意獄吏不敢隱。則必以聞。已而果然。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益欲從寬釋。凡爲深文者皆抑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此。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獄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北苑茶正所產爲曾坑。謂之正焙。非曾坑爲沙溪。謂之外焙。二地相去不遠。而茶種懸絕。沙溪色白。過于曾坑。但味短而微澀。識茶者一啜如別涇渭也。余始疑地氣土宜不應頓異如此。及來山中。每開闢徑路。剏治巖竇。有尋丈之間。土色各殊。肥瘠緊緩燥潤亦從而不同。並植兩木于數步之間。封培灌溉略等。而生死豐瘁如二物者。然後知事不經見。不可必信也。草茶極品惟雙井顧渚。亦不過各有數畝。雙井在分寧縣。其地屬黃氏。魯直家也。元祐間。魯直力推賞于京師。族人交致之。然歲僅得一二斤爾。顧渚在長興縣。所謂吉祥寺也。其半爲今劉侍郎希范家所有。兩地所產歲亦止五六斤。近歲寺僧求之者多。不暇精擇。不及劉氏遠甚。余歲求于劉氏。過半斤則不復佳。蓋茶味雖均。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謂之槍。稍敷而爲葉者謂之旗。旗非所貴。不得已取一槍一旗猶可。過是則老矣。此所以爲難得也。

柳公權記青州石末研墨易冷字或爲冷。凡頑石捍堅。磨墨者用力太過而疾。則兩剛相拒。必熱而沫起。俗言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又云。磨墨如病風手。皆貴其輕也。冷與冷二義不相遠。石末本瓦研極不佳。至今青州有之。唐中世末甚知有端歙石。當是以瓦質不堅。磨墨無沫耳。物性相制。固有不可知者。今或急于磨墨而沫起。殆纏筆不可作字。但取耳中塞一粟許投之。不過一轟。磨即不復見。頃墨工王湍言此。試之果然。書几間亦不可不知此。

賜告予告。孟康解漢書以爲休假之名。非也。告者、以假告于上。從之而或賜或予。故因謂之告。左氏言韓

獻子告老。豈亦假耶。顏師古以爲請謁之言。是也。然謂謝病謝事亦爲告。則非是。謝者。置其事與言病而去爾。古文皆相因爲義。自可以爲意通。而說者每鑿而附會。是以愈傳而愈失也。

婦人以姓爲稱。故周之諸女皆言姬。猶宋言子、齊言姜也。自漢以來不復辨。類以爲婦人之名。故史記言高祖居山東。好美姬。漢書外戚傳云。所幸姬戚夫人之類。固已失矣。注漢書者。見其言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皆妾而非后。則又以爲衆妾之稱。近世言妾者遂皆爲姬。事之流傳失實每如是。今謂宗女爲姬。亦因詩言王姬之誤也。

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爲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因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豈白馬之禍。璨將爲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爲是言耶。表聖傳見五代舊史梁書。蓋其卒在唐亡後也。然絕不能明其大節。至謂躁進矜伐。爲端士所鄙。昭宗反正。召爲兵部侍郎。謂已當爲宰輔。爲時要所抑。憤而謝病去。世之毀譽相反如此。如表聖出處用心而不見知于當世。猶至是乎。王元之爲五代闕文。始力爲之辨。方元之時。去五代尚未遠。蓋猶有所傳聞。今唐新書所載。大抵多取于元之。故知君子但強于爲善。是非之公。要有不能終亂者。其久而必定也。

樂君達州人。生巴峽間。不甚與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博學純至。先君少師特愛重之。故遣吾聽讀。今吾尚略能記六經。皆樂君口授也。家貧甚。不自經理。有一妻二兒一婢。聚徒城西草廬三間。以其二處諸生。而妻子居其一。樂易坦率。多嬉笑。未嘗見其怒。一日過午未飯。妻使婢告米竭。樂君曰。少

忍會當有餉者。妻不勝忿。忽自屏間躍出。取桉上簡擊其首。樂君袒而走。仆于舍下。羣兒環笑。掖起之。已而先君適送米三斗。樂君徐告其妻曰。果不欺汝。飢甚。幸速炊。俯仰如昨日。幾五十年矣。每旦起分授羣兒經。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必曳履慢聲抑揚。吟諷不絕。躡其後聽之。則延篤之書也。羣兒或竊效靳侮之。亦不怒。喜作詩。有數百篇。先君時爲司理。猶記其相贈一聯云。未路清談得陶令。他時陰德頌于公。又寄故人云。夜半夢回孤月滿。雨餘目斷太虛寬。先君數稱賞之。今老書生未有其比也。

往時南饌未通。京師無有能斫鱠者。以爲珍味。梅聖俞家有老婢獨能爲之。歐陽文忠公劉原甫諸人每思食鱠。必提魚往過聖俞。聖俞得鱠材。必儲以速諸人。故集中有貿鯽魚八九尾。尚鮮活。永叔許相過。留以給膳。又蔡仲謀遺鯽魚十六尾。余憶在襄城時。獲此魚。留以遲永叔等數篇。一日。蔡州會客。食雞頭。因論古今嗜好不同。及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等事。忽有言歐陽文忠嗜鯽魚者。問其故。舉前數題曰。見梅聖俞集。坐客皆絕倒。

元豐間。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鄉里者二人。楚州徐積仲車。蘇州朱長文伯原。仲車以彊。伯原以跛。其初皆舉進士。既病乃不復出。近臣多薦之。因得爲州教授。食其祿不限以任。伯原吾鄉里。其居在吾黃牛坊第之前。有園宅幽勝。號樂圃。與林樞密子中尤厚善。紹聖間力起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卒。仲車貧甚。事母至孝。父早棄家。不知所終。乃盡力于母。既死。圖其像日祭之。飲食皆持匕箸舉進于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涎汚。父名石。每行山間或庭宇。遇有石。輒躍以過。偶誤踐。必嗚咽流涕。

好作詩頗豪怪日未嘗輟有六千餘篇每客至不暇見必辭以作詩忙終于家蘇子瞻往來淮甸亦致禮以爲獨行君子也

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順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稱順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安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斗以瓶貯置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其後有道潛初無能但從文士往來竊其緒餘並緣以見當世名士遂以口舌論說時事譏評人物因見推稱同時有思聰者亦似之而詩差優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詩學韋蘇州優此數人惠洪傳黃魯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無道潛之過祖可病癩死思聰宣和中棄其學爲黃冠又從而得官道潛惠洪皆坐累編置風俗之變雖此曹亦然如順久未易得也

孫樞密固人物方重氣貌純古亦以至誠厚德名天下熙寧間神宗以東宮舊僚託腹心每事必密詢之雖數有鯁論而終不自暴于外言一定不復易雖一日數返守一辭不爲多言其子朴嘗爲人道其家庭之言曰爲人當以聖賢爲師則從容出于道德若急于名譽老死亦安一節不足學故秉政于元豐元祐間皆未嘗不爲士大夫所推尊而訖不見驚世駭俗之事其名四子長卽朴次名曰雍曰野曰懿可見其志也

居高山者常思無水京口甘露吳下靈巖皆聚徒數百人而沽水于下有不勝其勞者今道場山亦無水

以汙池積雨水供濯溉。不得已則飲之。人無食猶可。水不可一日闕。但有水者不知其爲重爾。吾居東西兩泉。西泉發于山足。翁然澹而不流。其來若不甚壯。匯而爲沼。纔盈丈。溢其餘流于外。吾家內外幾百口。汲者繼踵。終日不能耗一寸。東泉亦在山足。而伏流決爲澗。經碧淋池。然後會大澗而出。傍澗之人取以灌園者。皆此水也。其發于上以供吾飲。亦纔五尺。兩泉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尤冽。盛夏可冰齒。非烹茶釀酒不常取。今歲夏不雨。幾四十日。熱甚。草木枯槁。山石皆可薰灼人。凡山前諸澗悉斷流。有井者不能供十夫一日之用。獨吾兩泉略不加損。平居無水者。既患不能得水。有水而易涸者。方其有時。又以爲常而不貴。今吾泉乃特見衆艱于得水之時。故居者始知其利。蓋近于有常德者。天固使吾有是居也哉。

李亘字可久。兗州人。舉進士。少好學。通曉世事。吾識之最早。知其卓然必有立者。吾守許昌。一旦冒大雪自兗來。見留十日而去。未嘗及世事。惟取古人出處所難明者質疑于余。後爲南京寧陵丞。徐丞相擇之作尹。特愛之。擇之當國。乃寖用爲郎官。建炎末。金犯淮南。亘不及避地。久之不相聞。有言亘已屈節于劉豫者。余深以爲不然。既而聞爲豫守南京。且遷大名留守。余雖悵然。然念亘終必不忍至此。今春徐度自臨安來。云見其鄉人云。亘謀歸本朝。已爲豫族誅矣。不覺爲流涕。乃知余信之爲不謬。亘有知慮。見事速。此其間委折必有可言者。恨知之未詳也。

趙俊字德進。南京人。與余爲同年生。余自牓下不相聞。守南京始再見之。官朝奉郎。新作小廬在城北。杜

門。雖鄉里不安交。劉器之無恙時居河南。暇時獨一過之。徐擇之于鄉人最厚。亦善俊。及爲丞相。鄉人多隨其材見用。俊未嘗往求擇之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金將南牧。或勸之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何之。衣冠犇踣于道者相繼。俊晏然安其居。卒不動。劉豫僭號。起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畀其家。卒卻之。如是再三。豫亦不復強。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死。此亦徐度云。自兵興以來。常恨未見以大節名世者。在建康得一人。曰通判府事楊邦乂。嘗表諸朝。得謚而立廟祀。今又聞亘與俊皆故人。蓋可尚世。猶未有能少發明之者。他日當求其事。各爲之作傳。

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彝處也。世言文公爲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于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爲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爲後法也。

房次律爲宰相。當中原始亂時。雖無大功。亦無甚顯過。罷黜蓋非其罪。一跌不振。遂至于死。世多哀之。此固不幸。然吾謂陳濤之敗。亦足以取此。杜子美悲陳陶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曛天青無戰塵。四萬義軍同日死。哀哉。此豈細事乎。用兵成敗。固不可全責主將。要之非所長而強爲之。勝乃其幸。敗者必至之理。與故殺之無異也。次律之志。豈不欲勝。而強非其長。則此四萬人之死。其誰當

之乎。顧一跌猶未足償。陸機河橋之役。不戰而潰者二十餘萬人。固未必皆死。死者亦多矣。訟其冤者。孰不切齒孟玖。然不知是時機何所自信。而敢遽當此任。師敗七里澗。死者如積。澗水爲不流。微孟玖。機將何以處乎。吾老出入兵間。未嘗秋毫敢言嘗試之意。蓋嘗謂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陶之戰。皆可爲書生輕信兵者之戒。不謂當時是非當否也。

兵興以來。盜賊夷狄所及。無噍類。有先期奔避。伏匿山谷林莽間者。或幸以免。忽聞負嬰兒。啼聲聞于外。亦因得其處。于是避賊之人。凡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者。率棄之道旁。以去纍纍相望。有教之爲緜毬。隨兒大小爲之。縛置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或有力更預畜甘草末。臨繫時量以水漬使咀咮。兒口中有物。自不能作聲。而緜軟不傷兒口。或鏤版以揭饒州道上。己酉冬。金自江西犯饒信。所在居民皆空城去。顚仆流離道上。而嬰兒得此全活者甚多。

三十年間。士大夫多以諱不言兵爲賢。蓋矯前日好興邊事之弊。此雖仁人用心。然舉是四方兵備縱弛不復振。器械刓朽。教場鞠爲蔬圃。吾在許昌親見之。意頗不以爲然。兵但不可輕用。豈當併其備廢之哉。乃爲新作甲仗庫。督掌兵官復教場。以日閱習。一日王幼安見過曰。公不聞邢和叔乎。非時入甲仗庫檢察。有密啓之者。遂坐謫。吾時中朝不相喜者甚衆。因懼而止。後聞有欲以危語中吾者。偶不得。此亦天也。然自夷狄暴起。東南州郡類以兵不足用。且無器甲。望風而潰者皆是。恨吾前日之志不終。然是時吾雖欲忘身爲之。不過得罪終亦必無補也。

孔孟皆力詆愿人。余少不能了。以爲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愈于不爲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疾之深也。既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僞之際。然後知聖賢之言不徒發也。彼不爲忠信廉潔者其惡不過其身。人既曉然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爲之惑。乃非其情而矯爲之。則名實顛倒。內外相反。苟用以濟其姦。何所不可爲。方孔孟時。先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憂特賊德而已。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幾。不幸染其習而勿悟。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爲患豈勝言乎。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一鄉之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不善。今無別于善惡而皆好之。非鄉原乎。若反此。不幸非其罪而不善者惡之。則孟子所謂自反而仁。與禮者。雖以爲禽獸可也。若善者亦惡之。則不可矣。故君子不畏不善人之所惡。而貴善人之所好。兩者各當其分。則何擇于好惡哉。然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好惡非仁者未易得其正。亦必自知者明。自反者審。然後不爲外之好惡所侮也。

閱所曝碑册。見李邕所作張東之碑。讀之偶終篇。五王與劉幽求等皆有社稷大功。然五王沉勇忠烈。非幽求輩險譎貪權偶能濟事者比。其間桓彥範與東之尤奇材。可與姚崇相先後。蓋皆本于學術。然其不幸智不及薛季昶敬暉。不能自免于禍。亦坐書生習氣仁而不能斷也。幽求能勸彥範誅三思。非有以過二人。正以其一于前。無所顧避爾。東之彥範既欲成此。又欲全彼其志。豈不哀哉。然天下事要有不得已者。勢必不能兩立。若以東之彥範之材。而輔之幽求之決。豈特卒保其身。安得更有景龍事乎。

世言廢幽求等坐姚崇不喜。非崇不能容。乃所以全之也。村校中教小兒誦詩。多有心爲明時盡君門尙不容。田園迷徑路。歸去欲何從一篇。初不知誰作。大觀間三館曝書。昭文庫壁間有弊篋置書數十册。蠹爛幾不可讀。發其一曰玉堂新集。載此篇。乃幽求詠懷作也。豈非遷杭郴州刺史時耶。然幽求豈是安田園者。姑懲而云爾。

故事。制科必先用從官二人舉上其所爲文五十篇。考于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得召者不過三之一。惟歐陽文忠公爲學士時。所薦皆天下名士。無有不在高選者。蘇子瞻兄弟、李中書邦直、孫翰林巨源是也。世遂稱歐陽善舉賢良。程試既不過策論。故所上文亦以策論中半。然多未免猶爲場屋文辭。惟孫巨源直指當世弊事。列其條目。援據祖宗源流本末。質以故事。反覆論說。皆可施行。無一辭虛說。韓魏公一見曰。慟哭泣涕論天下事。其今之賈誼乎。時方爲於潛縣令。會以期喪不及試。免喪魏公猶當國。卽用爲崇文館編校書籍。遂見進用。不復更外任。蓋猶愈于正登科也。

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牓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與外大父晁公善。尤愛其詩。先君嘗得其親書飛騎橋一篇于晁公。字畫亦清麗。以爲珍玩。吳志孫權征合肥。爲魏將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板撤丈餘。超度得免。故以名橋。今在廬州境中。詩本後亡去。略追記之。附于此。

魏人野戰如鷹揚。吳人水戰如龍驤。氣吞魏王惟吳王。建旗敢到新城旁。霸主心當萬夫敵。麾下倉皇無羽翼。途窮事變接短兵。生死之間不容息。馬犇津橋橋半撤。洶洶有聲如地裂。蛟怒橫飛秋水空。鷁

驚徑度秋雲缺。奮迅金羈汗霑臆。濟主艱難天借力。艱難始是報主時。平日主君須愛惜。此詩五七歲時先君口授小兒識之。

錢塘西湖。建康鍾山。皆士大夫願游而不獲者。仕宦適至。未有不厭足所欲。兩郡余皆辱居之。在錢塘十月。適敵犯京師。信息未通。日望望涕泣。引首北向。何暇顧其他。僅以祈晴一至天竺而已。建康亦留半歲。正當冬春之間。出師待敵。寢食且廢。鍾山雖兵火殘破之餘。形勢故在。六朝遺迹。故事班班猶可數。城中但見屹然在側爾。而少從先君入峽。瞿塘灩澦。高唐白帝城。皆天下絕險奇異。乃一二縱觀。至今猶歷歷在目。晚往來浙東七里瀨金華三洞諸勝處。每至輒留數日。非與盡不歸。乃知山林邱壑。亦各有分。非軒冕者所可常得。天固付之山人野老也。

上所好惡。固不可不慎。況于取士。神童本不專在誦書。初亦不以爲常科。適有則舉之爾。故可因之以得異材。觀元獻不以素所習題自隱。文公不以一賦適成自幸。童子如此。他日豈有不成大器者乎。大觀行三舍法。至政和初。小人規時好者。謬言學校作成人材。已能如三代。乃以童子能誦書者爲小子有造。此殆近俳。而執事者樂聞之。凡有以聞悉命之官。以成其說。故下俚庸俗之父兄。幸于苟得。每苦其子弟以爲市。此豈復更有人材哉。宣和末。余在蔡與許。見江外以童子入貢者數輩。率以老書生挾二三人持狀立庭下求試。與倡優經過而獻藝略等。初亦怪。抱之使升堂。坐定問之。乃志在得公廚數十千爲路費爾。爲之悵然。後或聞有得官者。今莫知皆安在。理固然也。

景修與吾同爲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下。爲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鋪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纍纍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淒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囊覆其背。爲平生得此無幾。吾爲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輝。此景著中想像。亦可一灑然也。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應舉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敍進。苟不違道乎義。皆無不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嘐嘐然以不仕爲高。若欲棄之者。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乎欲仕。或不得間而入。或故爲小異以去。因以遲留。往往遂竊名以得美官而不辭。世終不寤也。有言窮書生不識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主人曰。安有是理。乃設饅頭百許枚。空室閉之。徐伺于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以手搏撮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而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有。猶畏臘茶兩椀爾。此豈求不仕者也。

東林去吾山東南五十餘里。沈氏世爲著姓。元豐間有名口者。字東老。家頗藏書。喜賓客。東林當錢塘往來之衝。故士大夫與游客勝士聞其好事。必過之。沈亦應接不倦。嘗有布裘青巾稱回山人。風神超邁。與之飲。終日不醉。薄暮取食餘石榴皮書詩一絕壁間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即長揖出門。越石橋而去。追躡之。已不見。意其爲呂洞賓也。當時名士多

和其詩傳于世。蘇子瞻爲杭州通判、亦和。用韓退之毛穎傳事云。至用楡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雖以紀實。意亦有在也。

橘極難種。吾居山十年。凡三種而三槁死。其初移栽皆三四尺餘。一歲便結實。纍然可愛。未幾偶歲大寒多雪。卽立槁。雖厚以苫覆草擁。不能救也。益性極畏寒。而吾居在山之半。又面北多北風。與平地氣候絕不同。山前梅花及桃李等。率常先開半月。益五七之間如此。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他處好事者園圃僅有之。不若洞庭人以爲業也。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功亦數倍于田。橘下之土。幾于用篩。未嘗少以瓦甓雜之。田自種至刈不過一二耘。而橘終歲耘無時。不使見纖草。地必面南。爲屬級次第使受日。每歲大寒則于上風焚糞壤以溫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矣。

吾居雖略備。然材植不甚堅壯。度不過可支三十年。卽一易。不生不能無役。閑中種木。亦是一適。今山之松已多矣。地既皆闢。當歲益種松一千。桐杉各三百。竹凡見隙地皆植之。盡五年而止。可更有松五千。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後。使居者視吾室敝敗。伐而新之。竹但取其風霜毀折與侵道妨行者。可不外求而足。今歲積益。與此山竹無慮增數千竿。松杉生不滿三尺者。處處有之。桐子已實。伺其墜。多畜之。冬春之間。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課。擇僕之健而愿者兩人供役。吾不爲無事矣。然此居竟何有。吾年六十。猶思預植良材爲後計。柳子厚詩云。晚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使子厚在。寧免一笑耶。

人之操行。莫先于無僞。能不爲僞。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于僞。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怠而自不能掩者。吾涉世久。閱此類多矣。彼方作爲大言以掠美。牽率矯厲之行以誇衆。孰不能竊取須臾之譽。或因以得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爲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處。固自閨門之內。而賓客之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右、吾室而並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獨有愧鄉黨里鄰。尚能厭服汝曹之心哉。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姪書。有云凡人勉強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非其家人無與知者。可以書諸紳也。

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鵝。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僻。未易以一概論。如崔鉉喜看水牛鬬之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于鵝。張素正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儻在是耶。今鵝千百爲羣。其間必自有特異者。畜牧人皆能辨。人卽貴售之以爲種。蓋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卽意有所寓。因又賞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有理。

司空國史有傳。其大節略已備矣。而平生出處每章奏論事見于謀國者。遺落甚多。先大父太師兄弟三人皆以司空廕入官。至老不敢忘也。吾少時猶記太師有親書其遺事一卷三十四條。今莫知本安在。本院子孫既微。大觀末吾嘗從求家集及手書藁草。猶得五六十卷。意欲爲論次及作家傳。久之不能成。喪亂以來。圖籍零落。今歲曝書。追尋尙有前日之半。喜不自禁。稍涼筆研可親。終當成此志。亦欲使

汝曹知吾門內先此立朝者卓卓如是非如迺翁猥退無能也

韓退之作毛穎傳此本俳朝俳諧文驢九錫雞九錫之類而小變之耳俳諧文雖出于戲實以譏切當世封爵之濫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書君老不任事今不中書等數語不徒作也文章最忌祖襲此體但可一試之耳下邳侯傳世已疑非退之作而後世乃因緣換倣不已司空圖作容成侯傳其後又有松滋侯傳近歲溫陶君黃甘綠吉江瑤柱萬石君傳紛然不勝其多至有託之蘇子瞻者妄庸之徒遂爭信之子瞻豈若是之陋耶中間惟杜仲一傳雜藥名爲之其製差異或以爲子瞻在黃州時出奇以戲客而不以自名余嘗問蘇氏諸子亦以爲非是然此非玩侮游衍有餘于文者不能爲也

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于人執不可爲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于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彊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爲仙此復何疑哉

自古夷狄亂華無甚于劉元海其得志無幾而子和卒見弒至聰遂亡曾不及二十年其次安祿山不二年亦弒于慶緒阿保機雖僅免于弒不及反國以帝耶歸元昊稱兵西方十五六年其末弒于佞令哥天之于善惡逆順不可欺如此桀紂爲虐所殺中國之人猶可數計而皆以亡天下紂不免誅死豈有

裔夷長驅塗炭毒流四海因之以死者何可爲量數而得令終耶今金賊犯順亦已十年以天道言之數之一周也其將有祿山元海之變乎

孟子言烏是何言也烏盍齊魯發語不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于汝潁漢書記故人見陳涉言夥涉之爲王吮吮者夥吳楚發語驚大之辭亦見于今應劭亦禍音非是此脣音與壞相近公羊記州公如曹以齊人語過我爲化我今齊人皆以過爲夫音歐陽文忠記打音本謫耿切而舉世訛爲丁雅切不知今吳越俚人正以相歐擊爲謫耿音也

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日不知其何據前此夏雨時行雨之所及必廣自分龍後則有及有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也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雲族忽然而作類不過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三二里間亦不同或濃雲中見若尾墜地蜿蜒屈伸者亦止雨其一方謂之龍挂深山大澤龍蛇所居其久而有神宜有受職者固無足怪屋廬林木之間時有震擊而出往往有隙穴見其出入之迹或曰此龍之嬾而匿藏者也佛老書多言龍行雨甚苦是以有畏而逃以是推之龍之類蓋不一一雨分役亦若今人之有官守長貳佐屬其勤惰材不材爲之長者各察而治之耶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見艤舟泝岸坐于船窗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爲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

求有餘。差愈于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攜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僊僊客問生涯。買得魚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訖不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

山林園圃。但多種竹。不問其他景物。望之自使人意瀟然。竹之類多。尤可喜者筆竹。益色深而葉密。吾始得此山。即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雜衆色有之。意數年後所向皆竹矣。戊申己酉間。二浙竹皆結花而死。俗謂之米竹。于是吾所植亦槁盡。今所存惟介竹數百竿爾。方其初花時。老圃輒能識之。告吾亟盡伐去。存其根則來歲尚可復生。而余終不忍。至已槁而後伐。則與其根俱朽矣。比雖復補種。而竹種已難得。不能及前五之一。然猶更須三五年。始可望其干雲蔽日。今日有告余種竹法者。但取大竹。善掘其鞭。無使殘折。從根斷取其三節。就竹林燒其斷處。使無泄氣。種之一年。即發細筍。掘去勿存。次年出筍便可及母。此良有理。插柳者燒其上一頭。則抽條倍長。蠹牡丹者燒其柄。或蟻封。即不蔫。蓋一術也。當即試之。然種竹須當五六月。雖烈日無害。小瘁久之復蘇。世言五月十三日爲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皆可種也。杜子美詩云。西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余舊用其言。每以臘月種。無一竿活者。此亦余信書之弊而見事遲也。

劉悛盛暑見王導。導以腹熨彈碁局。云何乃湔悛出。人問王公何如。悛曰。未見他異。唯聞吳語。當謂湔爲冷。吳人語也。今二浙乃無此語。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温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爲蟾。以登科爲登蟾宮。用郤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然文士亦或沿襲因之。弗悟也。

丁仙現自言及見前朝老樂工。間有優譯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爲諧謔。往往因以達下情。故仙現亦時時效之。非爲優戲。則容貌儼然。如士大夫。紹聖初。修天津橋。以右司員外郎賈種民董役。種民時以朝服坐道旁。持撾親指麾役工。見者多非笑。一日橋成。尚未通行。仙現適至。素識種民。即訶止之曰。吾橋成未有敢過者。能打一善諢。當使先衆人。仙現應聲云。好橋好橋。即上馬急趨過。種民以爲非諢。使人亟追之。已不及。久方悟其譏己也。

韓忠獻公罷政事。嘗語康公兄弟以馬伏波論少游事云。吾已無及。汝曹他日能如少游言。爲鄉里善人。守墳墓。亦足矣。康公既葬忠獻許昌。仕寖顯。一日歸省墓下。用王逸少故事。期六十即挂冠歸。以終公志。爲文自誓。元豐末。謫守鄧州。明年六十。乃具述前語。求致仕。章十上。時裕陵眷康公未衰。苦留之。遣中使喻旨曰。先臣有知。見卿宣力國事。當亦必以爲然。康公猶請不已。乃就易許昌。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得已。拜命。未幾再入爲相。

韓宗武云。杜子美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東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戎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前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代宗紀。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逐其節

度張休。或疑宮中二字恐誤。讀韋倫傳。言宦者呂太一。則葢中人爲宮市于嶺南者爾。故稱市舶使。此詩似爲哥舒晃作。太一以廣德二年反。晃大歷八年以循州刺史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相去葢十年。自此詩而上至青絲五篇。疑皆失其題。故但以句首語名之。所以讀者多不能遽了。魏知古傳復有鷹洹水令呂太一。在開元間。與大歷亦相反。此別一人。姓名適同爾。

浙東溪水峻急。多灘石。魚隨水觸石皆死。故有溪無魚。土人率以陂塘養魚。乘春魚初生時取種于江外。長不過半寸。以木桶置水中。細切草爲食。如食蠶。謂之魚苗。一夫可致數千枚。投于陂塘。不三年長可盈尺。但水不廣。魚勞而瘠。不能如江湖間美也。大業雜記載吳郡送太湖白魚種子置苑內海中。亦邊十餘日卽生。其法取魚產子着菰蔣上者刈之曝乾。亦此之類。但不知旣曝乾。安得復生。必別有術。今吳中此法不傳。而太湖白魚實冠天下也。

虎邱山。晉王珣故居。珣嘗爲吳國內史。故與其弟珉皆卜居吳下。舊傳宅在城內日華里。今景德寺卽是。虎邱乃其外第爾。珣與珉分東西二宅。本在山前。後捨爲寺。乃號東西寺。今寺乃在山巔。下瞰劍池。父老以爲會昌寺廢。其地歸于民。今爲田者。猶能指其故處。大中寺復乃遷于上。則非復珣之舊矣。寺之西亦有小院。謂之西菴。葢但存其名。余大父故廬與景德寺爲鄰。自金入寇。景德寺皆焚。而虎邱偶獨存。其勝槩猶爲吳下第一也。

徐復所謂沖晦處士者。建州人。初亦舉進士。京房易、世久無通其術者。復嘗遇隱士得之。而雜以六壬遁

甲自筮終身無祿。遂能舉范文正公知蘇州。嘗疑夷狄當有變。使復占之。復爲言西方用師。起某年月。盛某年月。天下當騷然。故文正益論邊事。及元昊叛。無一不驗者。仁宗聞而召見。問以兵事。曰。今歲直小過。剛失位而不中。惟強君德乃可濟爾。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而歸杭州。萬松嶺其故廬也。時林和靖尚無恙。杭州稱二處士而和靖卒乃得謚。與復同時者又有郭京。亦通術數。好言兵而任俠不倫。故不顯。

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譖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爲藥物以殺之。豈有意于爲過而幸蔽覆藏匿。欺妄上帝。可以爲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纔。其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蟲文。且唐末猶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爲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爲是言者。孰謂子厚而不若此士也。

余在建康。有李氏子自言唐宗室後。持其五代而上告五通。援赦書求官。縑素雖弊。字畫猶如新。其最上廣川郡公汾州刺史李暹一告尤精好。其初書舊銜趙州刺史。次云右可汾州刺史云云。然後書告詞。

先言門下。末言主者施行。猶今之麻詞也。開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後低項列銀青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兼中書令集賢殿學士云云蕭嵩宣。中書侍郎闕。知制誥王邱奉行。此中書省官也。再起項列侍中兼吏部尚書宏文館學士臣光庭與黃門侍郎給事中等言。制出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年月日。畫制可者。門下省官也。再列尚書左丞相闕。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云云。璟侍中云云。蓋光庭前銜而不名。次列吏部侍郎林甫肜告某官奉被制書如右。符到奉行。年月日下者。尚書省官也。璟與林甫肜三名。皆親書。大如半掌。極奇偉。蓋裴光庭宋廣平、李林甫肜當爲韋肜。中書省官書姓。而門下尚書省則不書。光庭以兼吏部尚書故。再見于尚書省官而不名。蕭嵩裴光庭學士結銜皆在官下。余見唐告多。大抵皆吏部告。惟此中書所命如今堂除者。故有辭。但前不言勑而言門下爲異爾。兵興以來。先代遺迹。存者無幾。可以示後生之樂多聞者也。

晏元獻爲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纂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趂有罾而登木捕蟬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蜩蛙賦。略云。匿蔵賈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篾。終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蔕于中而發于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爲能忘心。

趙康靖公初名禋。直史館黃宗旦名知人。一見公。曰君他日當以篤厚君子稱于世。因使改名。約已而忽

夢有持文書示之若公牒者。大書趙槩二字。初弗悟。既又夢有遺之書者。題云祕書丞通判汝州趙槩。始疑其或喻己。乃改後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祕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議者或汝字篆文與海字相近。公夢中或不能詳也。既稍顯。又夢與王文安公同入一佛寺。文安題壁云。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爲學士。禮部王文安公爲三司使。同會。偶爲書題名記。云自刑部郎中知制誥召入。兩人相顧大笑。此尤可怪。故康靖平生尤信夢。晚作見聞記。其一篇書當時諸公間夢事甚詳。

劉原甫廷試本爲第一。王文安公其舅也。爲編排試卷官。既拆號。見其姓名。遂自陳請降下名。仁宗初以高下在初覆考官。編排官無與。但以號次第之耳。文安猶力辭不已。遂升賈直孺爲魁。以原甫爲第三。陸龜蒙作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本無怪。生不得地。有物遏之。而陽氣作于內。則憤而爲怪。范文正公初數以言事動朝廷。當權者不喜。每目爲怪人。文正知之。及後復用爲西帥。上疏請城京師以備敵。曰吾又將怪矣。乃書龜蒙贊以遺當權者。曰朝廷方太平。不喜生事。某于搢紳中獨如妖言。既齟齬不得伸。辭因乖戾。得無如龜蒙之松乎。時雖知其諷己。訖不能盡用其言。

世言遲久有待者曰宿留。自漢卽有此語。二十八星謂之舍。亦謂之宿。宿者、止其所居也。留作去音古。一字而分二義者多。以音別之。如自食爲食。食人則音伺。自飲爲飲。飲人則音廕之類是矣。蓋應留而留。則爲平音。應去而留。則爲去音。逗遛亦同此義。

顏魯公眞蹟宣和間存者猶可數十本其名著者與郭英乂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閣待制王質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蔡明遠帖盧八倉曹帖送劉太眞序等不知在誰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

錢穆甫爲如皐令會歲旱蝗發而泰興令獨紿郡將云縣界無蝗已而蝗大起郡將詰之令辭窮乃言縣本無蝗蓋自如皐飛來仍檄如皐請嚴捕蝗無使侵鄰境穆甫得檄輒書其紙尾報之曰蝗蟲本是天災卽非縣令不才既自敝邑飛去卻請貴縣押來未幾傳至郡下無不絕倒

左氏記晉平公夢黃熊事亦見國語二本皆作熊字韋氏國語注遂以爲熊羆之熊杜預于左氏不言何物世多疑熊當如爾雅羆似三足爲能之能謂傳寫有衍文據陸德明左氏釋文直以爲能字音奴來反則固已云爾不知以意刪其文耶或別有據也余考古文熊能二字本通用故賢能之能字書以爲獸名堅中而彊力則熊也是熊字或爲能能字或爲熊初未嘗有別能熊之熊能羆之能二物共一名各隨其所稱則何必更論衍文正當讀爲能爾宋莒公兄弟留意小學雖補注國語略能辨之以正韋氏之誤然意不盡徹終不免改熊爲能也

吾明年六十歲今春治西塢隙地作堂其間取遽伯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趙清獻年五十九聞雷而得道自號知非子此眞爲伯玉者也今吾無清獻之聞而遽以名其居姑志其年耶抑將求爲伯玉耶夫伯

玉亦何可求爲。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古之人于一隱几之間。猶有所辨。倘何論六十年。豈不知其有與物俱遷而獨存者乎。苟知存者之爲是。則遷者無物而不非也。自是觀之。則吾亦可以少稅駕于此堂矣。始吾守蔡州。方三十九。明年作堂于州治之西廡。名之曰不惑。吾以爲僭然吾有志學焉者也。今二十年。幸其所願學者未嘗廢。亦粗以爲不至于顛迷流蕩而喪其本心者。雖求爲伯玉可也。

漢末五斗米道出于張陵。今世所謂張天師者也。凡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云五斗米道。亦謂之米賊。與張角略相同。張魯蓋陵之孫。然其法本以誠信不欺詐爲本。而魯爲劉焉督義司馬。因與別部司馬張修共擊漢中太守蘇固。遂襲殺修而奪其兵。惡在其不欺詐耶。王逸少父子素奉此道。逸少人物高勝。必非惑于妖妄者。其用意故不可知。然盧循入會稽。其子凝之爲太守。以入靜室求鬼兵。不設備。遂爲循屠其家。亦可見矣。近世江浙有事魔喫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而誦金剛經。其說皆與今佛者之言異。故或謂之金剛禪。然猶以角字爲諱而不敢道也。

揚子雲謂嚴君平爲蜀莊。避武帝之諱也。其稱李仲元。蓋與君平爲一等人。班固作王吉傳序。載君平與鄭子眞事甚詳。而不及仲元。顏師古以三輔決錄君平名遵。子眞名樸。余讀蜀志秦宓與王商書。論嚴君平李宏立祠事曰。李仲元不遵法言。令名必淪。又以知仲元蓋名宏。但惜其行事不著爾。

石林著述甚富。種種爲士林推重。如建康集、鎮建康而作。玉澗雜書、居玉澗而作。石林燕語作于宣

和五年避暑錄話作于紹興五年岩下放言則休致後所作也其詩話詩餘余既梓行久矣諸種各無善本僅見宋刻建康集又逸去第三卷書唐李弼告後諸篇既得宋刻避暑錄話迥異坊本自敍藏書三萬餘卷藏碑千餘秩更得善釀法可與玉友、鶴觴騎驢酒、白墮酒並美拈出六一居士詩云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書之座右慨然有當余心且究心醫學奇方如中暑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滓灌之即蘇又中毒菌笑菌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獨活湯治產婦頭足反弓奇疾之類甚多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許昌賑荒一事尤可師也虞山毛晉

四庫全書提要

避暑錄話二卷宋葉夢得撰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疑今所行者非完帙然文獻通考已作二卷毛晉津逮祕書跋云得宋刻迥異坊本亦作二卷則宋代亦卽此本考諸書所引避暑錄話亦具見此本之中無一條之佚脫知讀書志爲傳寫之謬矣夢得在南渡之初歸然耆宿其藏書至三萬餘卷亦甲於諸家故通悉古今所論著多有根柢惟本爲蔡京之門客不免以門戶之故多陰抑元祐而曲解紹聖如論詩賦一條爲王安石罷詩賦解也葉源一條爲蔡京禁讀史解也王姬一條爲蔡京改公主曰帝姬解也至深斥蘇洵辨姦論則尤其顯然者矣然終憒於公論隱約其文尙不似陳善捫蝨新話顚倒是非黨邪醜正一概肆其狂詆其所敍錄亦多足資考證而裨見聞故善書竟從屏斥而是編則仍錄存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避暑錄話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葉夢得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章德宣）

G一七七四上